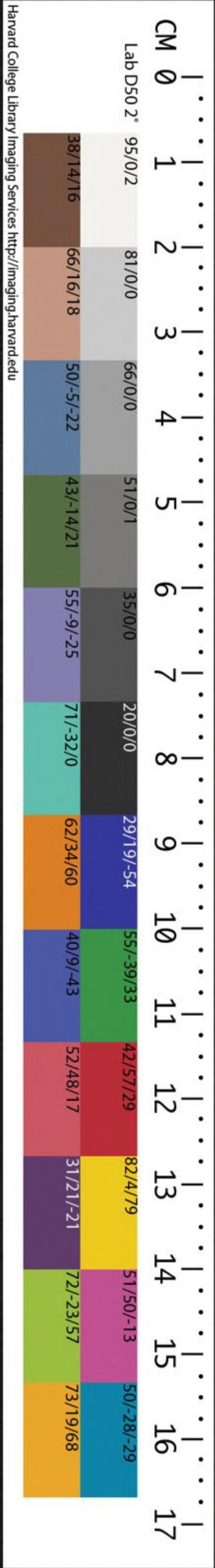


1786.1/447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61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41

3

57.25



國學禮樂錄卷之六

列傳

西廡先賢

先賢宓子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魯爲單父
宰乃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焉三年孔子使巫馬施
往觀政巫馬施乃微服入單父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
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
之言曰誠于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他日孔
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此地
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
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厥後齊攻魯單父父老請曰麥
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縱人出自刈可以益食
且不資寇子賤不聽俄而麥畢資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
人讓之子賤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今不耕者得獲是樂
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
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乃服嘗復于夫子曰自仕
單父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
也祿俸所共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
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歎曰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人不
忍欺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唐開元中追封單父伯從祀
宋真宗加封單父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宓子 國朝因
之

先賢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

家語云魯人

游于聖門其爲人無所

考嘗陷于繲綆孔子謂非其罪以其子妻之及後魯君聞
其賢嘗使爲大夫辭弗受唐開元中追封莒伯從祀廟庭
宋真宗加封高密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冶子 國朝
因之

先賢公皙子

公皙子名哀家語作公析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

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為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仕于大

夫家者終身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曰天下無行多

為人臣惟季次賢未嘗仕焉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

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

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開元中追封郕伯從祀廟庭宋真

宗加封北海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皙子 國朝因之

先賢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侯十代孫也少孔子四十

歲長不盈五尺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于孔子之

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夫子之影啓蟄不殺方長不

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以為難仕于衛為

士師孔子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公以行之其柴乎時

衛亂蒯瞶挾孔悝以登臺子羔出遇子路于門子羔止之

子路曰否遂入赴難夫子聞衛變遂決之曰柴也來由也

其死矣已而果然他日復仕魯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

不為衰者聞子羔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蠲有匡范

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厥後子羔寢疾慶

遺入請日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

國學補錄 卷之六
聞之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可以死
害于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唐開元中追封共
城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共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
高子 國朝因之

先賢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樊皮之後也少
仕於季氏學於聖門屢以仁知爲問夫子皆詳語之嘗從
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夫子以其切於爲己因善之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須
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

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
人宵遁夫子聞之曰義哉唐開元中追封樊伯從祀廟庭
宋真宗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樊子 國朝因
之

先賢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秀史作子季魯人唐開元中追封睢陽伯從祀
廟庭宋真宗加封鄒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商子 國
朝因之

先賢梁子

梁子名鱸

一作鯉

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傳其

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日子未也昔吾年三十

八無子吾母欲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

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畜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

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唐開元中追封

梁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千乘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

梁子 國朝因之

先賢冉子

冉孺字子魯

家語名儒字子魚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志稱勤學好

問唐開元中追封紀伯從祀宋咸平三年加封臨沂侯明

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先賢伯子

伯虔魯人字楷

史記字子析

少孔子五十歲唐元宗追封聊伯

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沐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伯子

國朝因之

先賢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志稱姿性淵妙敏於問荅唐開元

中追封東平伯從祀孔廟宋加封諸城侯明嘉靖中改稱

先賢冉子 國朝因之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

家語作漆雕從

字子有

家語字子文

魯人嘗仕於魯有

治術唐開元中追封須句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苑侯明

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國朝因之

先賢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

家語作侈

字子斂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武城伯從

祀廟庭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

賢漆雕子 國朝因之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姿質斌雅習

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其志於禮樂如此後又為孔子使齊皆

因其所長者而使之也及孔子之喪公西子為志焉飾棺

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蓋用三王之

制以尊師且備古也唐開元中追封郛伯從祀廟庭宋真

宗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 國朝因之

先賢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

史記作于巽

楚人唐開元中追封任城伯

宋加封當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任子 國朝因之

先賢公良子

公良孺

一作儒

字子正陳人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嘗以

家車五乘從他日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
 衛而止之公良子喟然歎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
 於宋今又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仍我
 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與之盟而出公良子
 之在聖門隨從之功蓋亞於仲氏云唐開元中追封東牟
 伯宋加封牟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良子 國朝因

先賢公子

公子名肩定

從文翁石室圖。家語名肩史記作公堅

字子中

家語字子仲

魯人唐

開元中追封新田伯從祀廟庭宋加封梁父侯明嘉靖中

改稱先賢公子

國朝因之

先賢鄒子

鄒單

家語作懸亶史記作鄒單

字子家

家語字子象

衛人鄒單懸亶姓名互

異疑當從家語今乃本史記稱鄒單鉅鹿鄙懸人今順德

府有鉅鹿縣有鄙懸未詳其志唐封懸亶銅鞮伯宋加封

聊城侯明嘉靖獨從史記改稱先賢鄒子 國朝因之

先賢罕父子

罕父子

家語作宰父

名黑字子黑

史記作子索闕里志作罕父索

唐開元中追

封乘丘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祁鄉侯明嘉靖中改稱

先賢罕父子 國朝因之

先賢榮子

榮子名旂字子祺家語作子期魯人唐開元中追封雲樓伯從

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厭次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榮子

國朝因之

先賢左子

左子名人郢家語作左郢字子行史記字行按左人應複姓唐開元

中追封臨淄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南華侯明嘉靖中

改稱先賢左子 國朝因之

先賢鄭子

鄭子名國從史記家語作薛邦字子徒家語字子從魯人唐開元中追封

滎陽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胸山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鄭子 國朝因之

先賢原子

原子名亢家語作桃又作志字子籍魯人唐開元中追封萊蕪伯

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樂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原子

國朝因之

先賢廉子

廉子名潔字子庸家語字子曹衛人唐開元中追封莒父伯從

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胙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廉子

國朝因之

先賢叔仲子

叔仲子名會史記作晉人字子期魯人史記作少孔子五十歲與

孔璇史記作孔孺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

侍左右唐開元中追封瑕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博平侯

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叔仲子 國朝因之

先賢公西子

公西子名輿如從史記○家語作公西輿字子上魯人唐開元中追封

重丘伯從祀廟庭宋加封臨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

西子 國朝因之

先賢邾子

邾子名巽家語作邾選石室圖作國選字子欽魯人唐開元中追封平

陸伯從祀廟庭宋加封高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邾子

國朝因之

先賢陳子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性魯鈍少智

慧兄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妾殉葬子禽曰

殉葬非禮也于是弗果用唐開元中追封穎伯從祀廟庭

宋真宗加封南頓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陳子 國朝因

之

先賢琴子

琴張從孟子。論語家語俱作琴牢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嘗與宗魯爲

友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女何弔焉琴張乃止後與子桑戶孟子反游三人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唐開元中追封牢 伯張南陵伯並從祀孔廟宋真宗祥符中去

牢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以犯諱改封陽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琴子 國朝因之

先賢步叔子

步叔子複姓名乘字子車齊人唐開元中追封淳于伯從祀

廟庭宋真宗加封博昌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步叔子 國朝因之

先賢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沂陽伯從祀廟庭宋真宗加封華亭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國朝因之

先賢顏子

顏子名澹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中追封朱虛伯從祀廟庭
宋真宗加封濟陰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國朝因
之

先賢周子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父名輔成嘗爲桂嶺縣令
以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生茂叔於州之營樂里初名敦
實避宋諱改敦頤自幼而孤依於舅氏龍圖學士鄭珣字
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以舅氏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慶
曆四年改授洪州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

明部使者薦調南安司理叅軍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
氣貌非常人詢其學因與爲友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
時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獨
與之辨囚賴以免移桂陽令至和元年遷大理寺丞知南
昌縣南昌人相謂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改
太子中舍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進殿中丞遷國子博
士通判虔州其初判合州時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讒敦頤
抃信之及來守虔州敦頤適通判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
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尋轉虞部員外郎移永州
英宗治平四年攝邵州事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轉虞

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熙寧初以疾
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其麓有溪因取營道所
居濂溪爲之號而築堂其上學者宗之稱爲濂溪先生生
平所著有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著通書
四十篇發明天理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
之本大有功于學者居嘗爲人言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
不失於令名二程子從之遊每令尋孔顏所樂何事朱震
進易傳表曰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
頤其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百世之

下孟氏之後欲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熙寧六年卒于家
年五十七生子二曰壽曰燾燾寶文閣待制理宗淳祐元
年封汝南伯謚曰元從祀孔子廟庭元文宗至順二年加
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萬曆二十七年躋
先生父輔成從祀啟聖公崇禎十五年詔同二程張朱邵
五子改稱先賢進位七十子之下漢唐諸儒之上 國朝
因之至今

皇上遠紹聖學表章往緒特出 曠恩官其嫡孫世五經博
士夫所謂崇道右文振古而一遇者乎於戲懿哉

朱子贊曰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先賢程子

程顥字伯淳其先世居中山自高祖羽徙居河南至曾祖
希振祖適皆以宋舊臣世居洛陽父珦字大中以祖蔭補
黃陂尉令後遷守龔州娶壽安縣君侯氏生伯淳及頤正
叔伯淳生而神爽十歲能爲詩賦年二十六舉仁宗嘉祐
二年進士及第授京兆府鄠縣主簿再調江寧府上元主
簿一切苛切煩重之法可力罷者悉除去之英宗治平四
年移澤州晉城令專尚德化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

忠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神宗熙
寧二年改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
監御史裏行帝素知其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召對甚
久日官報正午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動人
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
戒之是時王安石方以新法見任倡諫議者皆被竄謫一
日顥被召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明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
尋以論新法不便乞罷許之出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固

辭改授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後又出知扶溝坐獄逸責
監汝州酒稅嘗與人言曰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當時
自愧不能以誠意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
石也是時上念顥不已會修三經欲召顥同修安石不可
有自洛至者上必問曰程顥安在真佳士也元豐二年春
召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等交章劾其異學且
論其首沮新法遂復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上疏論
曰程顥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所除武學亦非仕宦要津而
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梗塞正路其所措意非特
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仍歸故官哲宗卽位召爲宗正

寺丞未至而卒享年五十有四文彥博采輯衆論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弟頤復爲文以序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
曰純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河南伯從祀 孔子廟庭元文
宗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崇
禎十五年改稱先賢進位七十子之下諸儒之上歷今嫡
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朝崇重之典恩賚之篤抑
又有高過歷朝者洵至盛矣

朱子贊曰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
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先賢邵子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幼隨父古徙共城仁宗天聖中古卜隱于蘇門山下雍廬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母年三十復從徙河南嵩縣之鳴臯山父卒因葬于伊水上遂家焉初太祖時華山處士陳搏以易學授种放放以授穆修修以授李之才雍居共城時丁母憂適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卽造其廬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與語三日豁然開明乃師事之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伏而學之數年探賾索

隱妙悟神契曠乎有所自得於是走吳楚客梁晉過齊魯涉淮海汶泗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乃以洛邑居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始定居焉在洛幾三十年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耕以事其親居之裕如學於家未嘗彊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與鄭公富弼相知最早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謂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旣退又安用名爲弼乃止尋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時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居洛中丞相富公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嚴敬重之爲市園宅居之乃自名

其處曰安樂窩讀書燕居其下英宗治平四年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悅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王安石執政行新法卒如其言神宗熙寧二年復下詔求隱逸中丞呂誨侍御史吳克太常博士祖無擇交薦雍除潁州團練推官固辭不允旣受命卽引疾去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去雍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乎熙寧十年夏感微疾司馬君實及張子厚

二程子晨夕候之七月四日卒年六十七生平天性高邁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近于理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而一接以誠程子嘗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誠內聖外王之學非振古之豪傑其孰能之卒之日程伯子爲墓銘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生二子長伯溫次仲良溫歷官轉運副使世其家學著皇極觀物等書孫溥徽猷閣待制博秘書郎傳知郡守先生初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元年門下

國學禮樂錄卷之六
侍郎韓維請于朝賜謚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子追
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崇禎十五年改稱
先賢進位七十子下 國朝因之康熙三十八年

皇上復念邵子經世之學有功聖教 詔以裔孫文學世襲
五經博士褒功重道之典曠古所無於戲至矣

朱子贊曰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
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國學禮樂錄卷之六

國學禮樂錄卷之七

列傳 東廡先儒

先儒公羊子 傳春秋

公羊高周末齊人深慕春秋尊王討賊之義遂喟然曰天
下大綱凜然秋日遂往西河受春秋于卜子夏盡得其學
作為春秋公羊氏傳以授其子平遞傳至東海嚴彭祖魯
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
于朝歷傳至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
大行于世唐太宗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真宗咸平三年加
封臨淄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公羊子 國朝因之

先儒子國子 傳古文尚書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父忠為漢博士封褒成侯少學詩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年四十仕武帝朝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所藏虞夏商周諸古書皆蝌蚪文字人莫能曉悉還之安國乃集諸門人刻意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首列為篇次以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齊建武中吳姚興方于太析市中得其書奏上于是始列于學宮安國由博士遷臨淮太守年六十卒于家唐貞觀時從

祀孔子宋真宗追封曲阜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子國子國朝因之

先儒毛子 傳詩

毛萇字默一字長公漢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遷傳至毛亨萇受亨詩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宮萇授貫長卿遞授至衛宏光武時為議郎萇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樂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毛子 國朝因之

國學禮樂錄 卷之十
先儒高堂子

傳儀禮

高堂生字伯漢魯人齊公族也系出齊卿高敬仲之後以其食采于高堂因氏焉或又謂之高唐氏云漢興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爲最初不願仕力舉爲博士遂傳儀禮及博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于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唯高堂生能言之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至戴德戴聖而禮大明云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宋咸平初追封萊蕪伯明嘉靖初改稱先儒高堂子 國朝因之

先儒杜子

傳周禮

杜子春字時元東漢緱氏人通周官自秦禁學天下無能曉者西漢時有李氏得其書上于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王莽時置博士以行於世子成受業劉歆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講習其義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註微言奧義皆疏析闡發炳若日星蓋其說皆祖于春焉唐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緱氏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杜子 國朝因

之

先儒韓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世孫也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養之年七歲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調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叅軍憲宗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未幾坐事復爲博士愈以才高數紕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時

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上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決者在陛下斷與
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
軍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
平遷刑部侍郎憲宗十四年遣中使往鳳翔迎佛骨愈上
表切諫乞付有司投畀水火上大怒將加極刑持表以示
宰相裴度崔羣曰愈雖狂然實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
路乃貶愈爲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悟欲復用
之宰相皇甫鏗忌之不得調時潮人方患鱷魚愈至爲文

祝之魚遠遁旣而移袁州尋召拜國子祭酒日與生徒會講倡明孔孟之道嗣轉兵部侍郎穆宗皇慶二年正月鎮州亂殺成德節度田弘正而立王廷湊廷湊因以兵圍牛元翼于深州朝廷乃命愈宣慰其軍愈至厲聲責廷湊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出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耳公死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之因與愈宴禮而還愈歸奏帝大悅以愈爲京兆尹旣蒞事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

書謚曰文當是時文章委靡道德不競而佛教之亂民惑世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神而信之獨韓子惡其蠹財惑衆竭力排之倡明絕學著爲原道等篇後儒嘗論之曰唐承五代之後文弊質窮至正元和間有韓愈氏出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粹然一出于正其道自比孟軻皇皇于仁義可謂篤行君子矣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有餘歲撥亂世而反之正功與齊而力倍之學者尊以爲泰山北斗所謂功不在禹下者其言良非誣矣故蘇文忠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冠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

存者乎宋仁宗元豐七年詔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昌黎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國朝因之

明儒王守仁贊曰

斯文在茲不絕如髮維公挺生聖道勃發異端旣排昏
昧乃揭億萬斯年天地日月

先儒司馬子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字和中幼孤家貲數十
萬悉推諸父而自力學讀書舉進士第授永寧主簿遷知
光山縣再轉知鳳翔府累官知諫院上表固辭仕終天章
閣待制生三子次卽光仁宗寶元初年二十中進士甲科

除奉禮郎時以父池在杭州乃求簽書蘇州判事旣而丁
兩艱服除簽書并州武城軍判官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
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景祐六年以
同判尚書授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
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
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因上三劄子一論君
德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
揀軍言養兵之術在精不在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
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開陳剴切凡千餘言帝皆納之是
時上養宗室子二人於宮中久未定嗣光上疏固請帝爲

感動以光疏送中書光因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如昔時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者諸公可不爲寒心乎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琦入對乃以疏進帝遂定議以濮安懿王子宗實爲皇子賜名曙越二年卽位是爲英宗治平二年詔議濮王典禮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入奏曰濮安懿王雖與陛下有天性之親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萬世相承者皆先帝德也宜準親屬稱皇伯而不名時范鎮呂誨范純仁傅堯俞等亦以此義固爭而歐陽修牽引附會罷貶言者四年春正月帝崩神宗卽位以光

爲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言甚切至九月光請編資治通鑑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熙寧元年王安石旣不次進用時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安石因論理財光駁之曰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旣而安石執政新法肆行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何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光又言青苗之弊帝是其言詔以爲樞密副使光固辭曰陛下用臣若徒以位祿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下罷制置條例司追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手實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乃收還誥勅五月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通鑑許之九月光求去上止之因言安石逐呂公著蘇軾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以著書局自隨既而徙知許州入覲不赴四年四月請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以爲忠良攻之者以爲邪慝今臣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范鎮竄誅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

絕口不論事元豐七年資治通鑑成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乃成至是上之詔以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哭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來矣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前進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也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勞光問新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因起光知陳州未幾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

國學補錄金 卷之十
法之弊改之當如救焚拯溺遂罷保甲諸法哲宗元祐元年以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晉河內公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遂折柬以屬呂公著爲之旣而詔免朝覲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日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釁也是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居政府才八閱月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勅新法爲民害者剗革殆盡時謂有旋轉乾坤之功光年六十八病薨太皇太后哭之慟卽日與帝臨其

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冬十月詔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子康孫植皆爲名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未嘗妄語自言吾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徽宗紹聖時京卞當國目爲奸首追貶削奪殆無虛日至高宗建炎中詔復封爵配享哲宗廟庭度宗咸淳三年詔從祀 孔子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國朝因之

朱子贊曰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

國學禮樂錄 卷之十
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先儒胡子

胡瑗字翼之其先世本長安人後居陵州祖司寇參軍修已卒葬如臯廬墓因家焉父訥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瑗故又爲泰州海陵人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景祐初詔更定雅樂范仲淹力薦于朝召以布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節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拜瑗秘書省校書郎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

禮解經至有要義愾愾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平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又置經義制事二齋因材以教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慶曆四年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五年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瑗旣居太學其徒日益衆太學庠舍至不能容取有官舍處之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嘉祐元

年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仍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旣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是時宋運鼎盛瑗獨能倡明道學一新故習門人數千自河汾以後端師範造人材必以瑗爲首學者稱爲安定先生年六十七卒謚文昭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曰先儒胡子 國朝因之

先儒羅子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沙縣人徙家南平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龜山先生方爲蕭山令遂徒步

往從之游時喜曰今得從彥可與言道矣從彥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築室山中絕意仕進謹守龜山之學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一編靖康中擬獻闕下不果其書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相繼若舜禹遵堯治統不變故所述本朝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模畫下及元豐功利之臣紛更憲度貽害國家而痛斥安石之爲作備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爲文四萬餘言朱子謂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益一人而已徽宗時抱道隱居聚徒教授卒傳其學于同郡李侂厥後朱子又

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寧宗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訪其遺書僅得尊堯錄八卷進之于上請諡曰文質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禮部侍郎孫慎行學臣熊尚文交疏于朝詔與李侗竝從祀孔子稱先儒羅子 國朝因之

先儒呂子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世山東萊州人徙壽春自六世祖文靖公夷簡徙開封生正獻公公著公著生滎陽公希哲希哲生好問從高祖南渡遂僑居金華因家焉仕至尚書右丞好問生本中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諡文清本中生二

子長祖謙次祖儉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師事胡憲又與朱子張栻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時方冠娶自始婚日忽閉閣不出踰月纂成博議一書論斷精嚴宿儒信不及也孝宗興隆元年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簡討乾道八年考試禮部得一卷喜曰此必陸九淵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時淳熙元年上駐臨安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以薦祖謙上遂命董其事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明年除著作郎七年祖謙作大事記起於周敬

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五代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明年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以來未之有也八年辛丑七月卒年四十五生平所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和氣平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焉所著有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選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寧宗嘉泰八年賜諡曰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諡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國朝因之

先儒蔡子

蔡沉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第二子也學悟夙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朱子游朱子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傳未及爲環視及門求可付者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父西山先生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年甫三十卽屏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凜凜然常恐有負父師之託於是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之用心於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範數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

禹而數不傳沉於二書闡幽發微已精益密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爭相薦引沉不屑就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峯先生明太祖洪武初詔頒所著書傳於學宮制與朱註永定爲法英宗正統元年從祀孔廟追諡文正憲宗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國朝因之

先儒許子

許衡字平仲河內人也父通避金亂徙開封以宋寧宗嘉定元年戊辰生仲平於新鄭鄉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科第

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遂刻意墳典遭世亂逃難岨嶮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子著書尋移家蘇門日與樞及竇默相師友慨然以道學自任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甲寅宋理宗寶祐二年爲元憲宗之第四年也元太弟忽必烈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庚申景定元年四月元世祖卽位召衡至京師命爲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乙丑世祖命衡議中書省事召至京師累有咨訪明年復乞歸許之因陳時務五事

國朝禮樂錄 卷之十一
世祖嘉納之已巳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
觀之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八年以爲集賢大
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
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十二人爲齋長出入進退嚴如
君臣其教人必因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日新月盛不
自知其化也時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
許之居家勤於自治喪葬一尊古制懷孟化之十三年詔
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
乃召衡以舊職領太史院事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
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十七

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衡以疾請還特
命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養十八年春正月寢疾
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
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令子孫識其處足矣三月卒年七
十三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衡自幼嗜學穎悟不凡凡經
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通善
於教人所著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學者稱爲魯齋先生成
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
加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 孔子
廟庭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 國朝因之

先儒王子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累官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少穎異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格物大指毅然有志聖學弘治壬子與孫燧胡世寧同舉於鄉己未會試第二授刑部主事退食必誦五經移病歸越卽陽明洞關書屋講學甲子聘主山東試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抗疏請誅劉瑾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日夜澄默靜攝恍然悟格物致知之學瑾誅量移廬陵令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改吏部驗封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改鴻臚卿十一年八月兵部尚書王瓊奇守仁才

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時寧王宸濠潛蓄異謀而南中盜賊蜂起連兵肆掠守仁檄閩粵會兵破賊因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瓊奏從其請守仁編伍訓練盡成精銳次第勦賊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枯朽進副都御史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殺巡撫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守仁方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檄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擒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邊兵京兵南贛湖廣

兩廣各部兵合十六萬水陸並進直擣南昌又爲蠟書遺
僞相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臾亟發兵東下因縱謀洩之宸
濠果疑與僞相等謀則皆勸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疑
十餘日訶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朔畱宜春王
拱櫟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
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
等各以兵會合八萬人直搗南昌拱櫟等宮人多焚死守
仁安士民慰宗室遣兵設伏分道並進宸濠果自安慶還
兵夾擊伏發賊大潰宸濠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督師死
戰賊復大敗聯舟爲方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

火燒之其妃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易舟逃官兵追執之餘
衆悉降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時武宗已親
征羣小攘功構陷百出功久不賞世宗入繼大統詔錄守
仁功而首輔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
功瓊廷和不喜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第拜
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
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未幾丁父憂服闋
亦不召一時勤王有功諸臣廢斥殆盡守仁累疏辭封乞
錄諸臣功竟格不行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
反起守仁原官兼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守仁至蘇

受乞降撫其衆七萬又因斷藤峽猺賊通連寨峒流毒嶺表與蘇受等夾擊思田八寨積年劇賊盡平桂萼素忌守仁沮其賞格守仁已病乞骸骨不俟命竟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世稱陽明先生守仁天資絕倫於書無所不窺倡舉良知心學其教人但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因作朱子晚年定論序以示學者弟子王畿嘗著天泉證道記舉四語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爲守仁所示宗旨當時閩雜學者極辨四語之失而論者又

以爲此特出於畿非守仁本旨也所著有傳習錄文獻錄文集語錄行於世守仁卒言者詆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隆慶初追贈新建侯謚文成復予世爵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國朝因之

先儒陳子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縣人宣德三年戊申生於新會之都會村身長八尺目光如曙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倫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伊洛之學往從之游時年二十有七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游太學

國學禮樂錄 卷之七
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獻章卽援筆就之
邢大驚服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寓
居江浦之白馬書院日與婁克讓莊杲石淮研究性命宗
旨如是者垂十年然後別歸廣南十七年江西藩臬聘主
白鹿書院教辭不往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至則辭疾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
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嘗自言曰吾
於聖賢之書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
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銜勒也其學以靜爲
主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溪姜麟至以

爲活孟子云弘治十三年卒于家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
沙先生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 國朝因之

先儒胡子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六七歲時
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十七八受春秋聞吳康齋講
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往從之游於是以前古人自期斯
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
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
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
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居家日以悅親

國學禮樂錄 卷之七
爲事兄每外歸必躬迓于門外有疾亦躬調湯藥家人化
之篤宗族訓子弟不倦親死哀毀踰節喪祭悉遵古禮初
家食有餘推以與人厥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
然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於是築書室於梅溪山中聚徒講
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
鹿書院教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餘干尹
請講明鄉飲古禮悚聽而行之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
乃不避嫌而白於當道竟得脫其里東原坂田高嘗苦旱
因區畫水利十條達于夏憲副寅命有司行之民竟獲利
居仁五經皆通尤邃于春秋自孟子沒後獨推尊二程子

朱子以爲得其正傳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等書憲宗成
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神宗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胡子 國朝因之

國學禮樂錄卷之七

國學禮樂錄

卷之七 列傳

三

國學禮樂錄卷之八

列傳 西廡先儒

先儒穀梁子 傳春秋

穀梁赤周末魯人尸子曰名俶字元始顏師古曰名喜字子赤昔孔子以春秋授子夏子夏以授穀梁赤赤作傳以授孫卿其後寢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昭帝時蔡千秋從廣受學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唐貞觀中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襲丘伯徽宗以犯諱改封睢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穀梁子 國朝因之

國學禮樂錄 卷之八
先儒伏子

傳今文尚書

伏勝字子賤秦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時下詔焚詩書伏生乃壁藏之厥後兵起流亡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賢能治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爰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伏生八世孫理爲世名儒高密太傅理子湛仕至大司徒封陽都侯建武六年以平徐異卿功徙封不其侯湛子翕嗣爵歷傳至曾孫無忌無忌子質爲大司農質子

完尚陽安公主女爲獻皇后自西漢平帝時伏氏以儒顯光武時受封爵至獻帝子孫凡八世爲三公襲封侯曹操謀篡弒后國除伏生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子宋真宗追封乘氏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伏子 國朝因之

先儒后子

傳禮記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郟人少從同郡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宮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求其精粹深厚雅馴近古者必以曲臺記爲最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自唐貞觀以來議祀典者多舉先儒獨未及后氏至明嘉靖九年考古求禮始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孔廟序於漢儒董子之次稱曰先儒后子 國朝因之

先儒董子

傳公羊春秋

董仲舒字寬夫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發憤潛心力學莫或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學士家遠近負笈爭師之孝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上

親策問仲舒對以天人三策嘗以開陳王道極言禮樂教化之功自孟子沒後士鮮知尊尚孔子而申韓蘇張之說橫行于世獨至董子一出適丁武皇表章六經之時其所陳說首言道之本原出于天又言養士莫大于太學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天子喜其對于是盡罷申韓蘇張諸亂國政者之說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素驕悍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之嘗語王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是時

國朝通志卷之八
仲舒方亟治公羊春秋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行五行究陰陽所以錯行之故中廢爲中大夫著災異之記會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乃徙家秦中是時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以膠西王卬縱恣數殺害二千石因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及至優禮之仲舒兩事驕主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及上數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復十餘萬言總名曰繁

露皆傳于世仲舒弟子達者以百數而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孔子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憲宗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董子 國朝因之

先儒王子

王通字仲淹河津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顯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復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見而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璵問禮於關朗子明正樂於霍汲攷易於

族父仲華衣不解帶者六年隋文帝仁壽三年通始冠遂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以布衣謁見帝奏太平十三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通知謀不用乃歸龍門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大業元年徵不至旣乃潛心著書蒐討遺籍九年而六經大就太尉僕射楊素甚重通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嘗語門弟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與論治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門

人賈瓊問以息謫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謫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大業十三年通以疾卒於家門人共議謚曰文中子生二子長曰福郊次曰福時明嘉靖九年釐定祀典詔從祀孔子廟庭稱曰先儒王子 國朝因之

先儒范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後其先邠州人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公二歲而孤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少有大節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以

動其心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召賓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公言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因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出公通判河中府徙知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公請掩小故以全厚德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公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

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復條上採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出知睦州徙蘇明二州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公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詆公迂闊公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引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致新莽之

禍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公離間君臣引用朋黨公對益切罷知饒州余靖尹洙歐陽修皆以公故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公既去論薦者不已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趙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公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公釋憾公頓首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公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分州兵萬八千爲六一將領三千人分部教之更出禦賊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互市招還流亡定堡

障通斥候城十二砦羌漢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與公約和公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公對使焚書大臣以爲公罪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改邠州觀察使公言觀察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恐爲賊輕辭不拜慶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公欲城之賊兵三萬來爭公麾兵血戰賊奔西北戒諸將無追旣而果有伏城成名曰大順環慶寇益少葛懷敏敗於定川關輔搖動公率衆援之人心遂安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

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諫官歐陽修等言公有相材請罷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公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授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公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嚮公悉采用之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功業而公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謗毀稍行朋黨之論浸聞於上公因與富弼請行邊乃以公爲河東宣撫

使攻者益急公亦自請罷政事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仁宗親書神道曰褒賢之碑公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充而性好施予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卒之日四方聞者皆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嘗與韓公協謀必復靈夏橫山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其於兩路得熟羌爲

用邠慶二州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其卒也羌會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公在睢陽孫明復上謁公補以學職授之春秋孫篤學不舍晝夜後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之康定用兵時張橫渠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公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橫渠遂成大儒初在淄州讀書長白山僧舍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嘗見白鼠入穴中探之乃銀一甕遂密掩覆後公貴顯寺僧修造求助於公公以空書復之俾取此藏如言而獲子純仁取麥五百斛於蘇次丹陽見石曼卿三喪未葬付以麥舟抵家

述曼卿狀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公常語諸子曰吳中宗族甚衆若獨享富貴而不恤何以見祖宗地下亦何顏入家廟乎乃買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族之貧者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出歸蘇有絹三千匹盡散親戚及閭里知舊以少育朱氏用南郊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其朱氏子皆爲葬之每歲別有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補官者三人公四子純祐守將作監主簿純仁相哲宗謚忠宣純禮尚書右丞純粹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知河南府其事蹟皆載宋史周望按公生平忠孝大節光明磊落軒揭天地當時富鄭公稱之爲聖

人石守道比之爲夔高呂中劉宰論本朝人物皆以公爲第一而朱子亦云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又云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後來遂有周程張子故程子平生依舊尊之其推許公如此至于中庸千數百年雜於禮記中自公揭以示張子匪特橫渠關學與濂洛並稱由公所啓而中庸與論孟大學並列爲四書垂教萬世厥功之鉅豈在孟子下哉我

皇上崇獎名儒特詔從祀文廟西廡立臣工之準則增吾道之羽儀猗與盛矣

先儒歐陽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父觀宋真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泰州判官遷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問之曰此死獄也欲求其生不得爾修方三歲乳者抱立於旁觀指之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驗卽不見兒之成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明年修四歲早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作書修幼敏悟讀書過目成誦比舉進士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修遊隨州得韓子退之遺藁於廢書篋讀而心慕焉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每進

見輒言時政得失宰相惡之

呂夷簡

斥守饒陽時集賢校理

余靖館閣校理尹洙連章仲留仲淹竝落職修乃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能救止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尋召還舊職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書目仁宗慶曆二年召知諫院初仲淹之貶同事者以言見逐羣邪因竝目爲黨人修於是爲朋黨論以進直言讜論人疾之如仇上特獎其忠直一日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旣而夏竦當國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皆相繼罷去修上疏抗言四人天下皆知其賢而一旦罷之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疏上邪黨益忌之左遷知滁州尋

又徙潁州時歲凶奏免黃河夫役民賴全活者至萬餘家旣而丁內艱至和元年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兼監修唐書遂入爲翰林學士嘉祐二年召知貢舉是時進士爭尚詭怪險澁號太學體修所取皆詞義古質其推新體皆不與錄榜出囂譁羣聚詆斥然文體自是亦少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五年六月上所修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爲樞密副使七年叅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治號稱得人英宗治平二年詔議濮王典禮修議與衆不合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四年三月

乃以觀文殿學士出知亳州神宗熙寧元年改知青州三年召判太原府辭乃求知蔡州從之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彈駁年六十即乞謝事前徙青州時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深惡之修求歸益切叅政馮京請留之安石不可四年六月修上疏力辭許之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時樂其土故遂卜居潁之西湖其在滁也作亭琅琊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老人坐於其間是為六一居士云所著有新唐書五代史及本論文集等行於世卒時在汝州年六十六初太常議謚曰文

常秩歐陽門人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贈太子太師明嘉靖九年詔從祀孔廟稱曰先儒歐陽子國朝因之

先儒胡子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哲宗朝崇議郎安國幼警敏力學嗜道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詆元祐語抑之哲宗親擢為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既而問對奏言明王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時相耿南仲聞其言惡之力間於帝帝不為動每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

國學禮樂錄 卷之八
否中丞許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賜三品八月李綱罷知揚州中書舍人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彭澥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遠州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臬從而擠之遂貶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爲不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竟赴貶所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欽宗北狩高宗紹興二年以給事中召入對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帝稱善及召見復進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

方今思濟艱難莫若潛心聖經上說進兼侍講專講春秋旣而宰相呂頤浩薦朱勝非代已安國力言不可固爭之遂卧家不出宰相大怒乃勸帝降旨落職提舉仙都觀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傳自熙寧以來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而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爲春秋傳以成其志紹興八年春二月帝在建康上之帝嘉其說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宰相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詔加寶文閣直學士八月卒年六十

五謚曰文定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於身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志遠而彌篤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櫻其心語學者曰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蓋自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朱子論之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傳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直無愧于古人矣生三子長寅所著論語詳說及讀史管見世稱致堂先生次寧次宏所著有知言皇王

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峰先生明太祖洪武初詔以胡安國春秋傳列于學宮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國朝因之

先儒楊子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天性仁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比長潛心經史神宗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二程子講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伯子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程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又見程叔子于洛一日程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程旣覺則門外雪深尺許矣當時號龜山楊

中立爲程門高足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旣而遷荊州教授于是浮沉州縣者垂四十年徽宗宣和元年蔡京客張覺言于京以時薦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詔爲秘書省著作郎尋轉邇英殿說書時朝廷方圖燕雲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各異心不可倚仗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執政不能用欽宗卽位金人內攻時謂執政曰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

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圍京城詔諸道督兵進援時上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諸路驅烏合之衆來援兵不素練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且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宜亟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致今日今者防城仍用闔宦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乎疏上詔以爲諫議大夫兼侍講時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

鎮又河朔之要藩自我聖祖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臣固以爲不可也疏上帝詔出師而廷臣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馱略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主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師四面雲集彼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卒不能用會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十萬人伏闕上書上乃復綱右丞以時爲國子祭酒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

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猶留從祀當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取科第忽聞時言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等連章攻時遂罷祭酒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闕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尤爲有功高宗卽位除時工部侍郎兼侍講時以老求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致仕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之爲程氏正宗門人胡

國學禮樂錄 卷之八
宏羅從彥李侗張九成皆克傳其道上承程氏正宗下啓
朱子之大成云明孝宗弘治九年追封時將樂伯詔從祀
孔子廟庭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國朝因之

先儒李子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仲素得河
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退而屏
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垂四十年講誦之餘危
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何如而求所謂
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矣由是操存益
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

接後學荅問窮晝夜不勌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
反身自得爲本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迪
語及侗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遂命
朱子就學于侗因師事焉晚年閩帥汪應辰安車來迎以
求講解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一所
著有延平問荅及語錄行世學者稱爲延平先生理宗朝
追贈 **謚**文靖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禮臣孫慎行
學臣熊尚文之請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李子 國朝
因之

朱子贊曰

國學補遺卷之八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仁孝友弟灑
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先儒張子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唐相九齡第九臯之後也曾祖
紘舉茂才異等知雷州祖咸舉進士父浚登進士第累官
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南宋中興之功浚爲第一生二子
長曰栻次杓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幼與朱子爲友
長從胡宏問河南程氏之學宏一見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益自奮勵著希顏錄以自警補蔭承務郎高宗紹興中秦
檜用事倡執和議誤國沮公忠獻公數被竄置栻居閒散

孝宗卽位復召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因
奏栻充機宜以軍事入見時帝駐建康遂召栻赴行在卽
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
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
而稽古親賢以輔母使少怠則今日之功可成立矣上大
異之除直秘閣浚起謫籍建康開封督軍治旅栻以少年
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叅庶務經營綜畫靡有缺遺及宿
州之捷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
克捷矣俄而符離縣名稍挫湯思退等媒孽百端浚上表求
去上召栻入對言自古有爲之君必君臣協謀以成大功

今臣父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上念浚功不已復以都督江淮明年八月浚卒贈太師諡忠獻棡丁父艱五年召起爲起居郎入對帝語金以可圖狀棡對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日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帝深納之除秘閣修撰時宰相虞允文雅重棡數遣人致殷勤棡皆不荅明年薦爲吏部侍郎嘗入對帝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棡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帝又言難得辦事

之臣棡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帝首肯之棡在朝僅期月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諂之論時宰執近倖皆憚之七年三月有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棡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允文慙憤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棡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棡詔復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棡爲之簡兵選卒籍其黥黥伉健者以爲用再改知江陵安撫本路棡入境羣盜相率遁去諸州帖然尋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淳熙七

年春二月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棧有公輔之望而天奪之早帝聞之嗟歎不已朱子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朱子題其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於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重卓卓乎其立心之高云寧宗嘉定二年賜諡曰宣理宗景定二年追封華陽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國朝因之

先儒陸子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溪人唐相希聲之八世孫也祖德遷避五代亂始居金谿父賀隱居教授嘗采古禮成書生六子其三卽九淵九淵生而穎異自幼靜重如成人年三四歲時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

不然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淳熙元年授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二年與朱晦翁約會鵝湖九淵兄九齡皆在會論辨所學多不合朱以陸之學爲太簡陸以朱之學爲支離皆不懌而去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府崇安縣八年會朱子爲南康守九淵訪之朱與之泛舟而樂遂偕至白鹿洞請登講席九淵爲講君子喻義章聽者至有泣下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九年除國子正十年除勅定所刪定官十三年除將作監丞詔主管台州崇道院奉祠還鄉四方學者輻輳每開講席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爲設講堂於學宮者老扶杖往聽一時貴賤老少溢

塞塗巷貴溪有山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因聚徒講學於此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是時與朱子論太極圖說屢書往返辨論不合光宗紹熙元年差起知荆門軍其地素無城壁九淵乃修城築壘數旬而就至今倚爲金湯紹熙三年卒於官年五十四謚文安理宗寶慶三年詔錄九淵嫡子孫官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陸子 國朝因之

先儒真子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

士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簡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四年進禮部郎五年遷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是年七月雷雨太廟屋壞德秀上疏請修德彌咎不省六年遷起居舍人七年金人來求歲幣德秀上疏請絕弗與望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以爲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以爲自立之具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在前不能爲患矣反復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八年遷江東轉運副使德秀辭朝奏請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十四年

上疏言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劉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臣不知朝廷能自知天下事否也是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力請出外命知泉州旋遷潭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

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寶慶元年史彌遠旣誣殺濟王竑德秀入對曰濟王小過未萌而處置若此臣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也帝悔悼久之由是益中彌遠之忌而給事中王槩御史梁成大等相繼交劾乃落職歸浦城修讀書記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端平元年彌遠卒上始親政御史洪咨夔王遂等力請召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入朝時聞金兵欲進攻潼關德秀因上封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因奏三劄反覆陳說以爲祈天永命之戒上每讀一奏竟稱善久之十月詔德秀進

講大學衍義踰年詔知貢舉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端平二年五月卒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洞中切要直聲震朝廷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使正學得明於後世厥功大矣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行於世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詔從祀孔廟憲宗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真子 國朝因之

先儒薛子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旣壯讀周程張

國學禮樂錄 卷之八
朱之書歎曰此吾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命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庚子父貞爲河南鄆陵縣教諭命瑄就試河南中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宣宗宣德二年擢御史監湖廣銀場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夕展玩或通夜不寢英宗正統元年初設提學出爲山東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嚴厲皆呼之曰薛夫子是時中官王振擅竊與瑄適同梓里因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瑄六年召大理少卿三楊時希振旨語瑄以進用實出振意欲令一就見振謝瑄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三楊爲之愧屈其後議事東閣公

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意專屬瑄特趨揖之瑄亦無加禮始終不爲屈由是銜瑄會指揮某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不肯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辨其冤三駁堂狀都御史王文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劾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矣竟坐瑄死罪繫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媿焉持周易誦讀不輟無何振有一蒼頭哭于廚下振怪問之僕曰近聞薛夫子將臨刑是以哭之不識有何罪遽至此耶旣而大臣伸救又瑄家人乞代死得免歸旣退居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疏薦起爲大理寺丞瑄守

北門禦邊未幾有土木之變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飢民貸粟富家不得縱火竄海中王文欲興大獄瑄連章抗辨獲免四年秋召改北大理卿天順元年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越五月引疾致仕行至直沽絕糧居家六年四方從學者甚衆生平每以聖賢爲師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爲文必根于理詩則古淡出于自然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于世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世稱敬軒先生追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清憲宗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

請公從祀孔廟劉文安公繼請孝宗弘治九年令春秋專祀于鄉穆宗隆慶六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國朝因之

國學禮樂錄卷之九

列傳

啓聖祠

啓聖公孔氏

啓聖公諱叔梁紇系出微子自宋華督之亂孔氏犇魯遂世爲魯人祖曰防叔是生伯夏伯夏生紇仕魯爲陬邑大夫襄公十年春公會諸侯於祖夏伐偃陽丙寅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懸門發鄆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甲午遂滅偃陽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季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氏然其

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人吾甚貪之雖年
長性嚴不足爲異三子孰能事之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
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往廟見以夫之
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遂生孔子孔
子三歲而叔梁大夫卒二十四歲而聖母卒合葬於防山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齊國公聖母爲魯國太夫人
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啓聖王啓聖王夫人明孝宗弘治
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
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
公松從祀禮官議不可遂止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議如前

亦不合嘉靖九年因張璁之議乃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
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大夫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
而以顏曾孔孟四氏配程朱蔡三氏從祀萬曆中益以周
氏 國朝因之

贊曰水精慶胙勇力長驅神監尼阜瑞吐玉書丹山威
鳳滄海明珠啓聖百代天壤與俱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

從史記○家語作季路

淵之父也昔武王克商封陸終

之裔曹挾於邾傳至懿甫顏顏子友別封于郕爲小邾子
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于魯世爲魯卿魯國之族最爲蕃

國學通考卷之九
二
衍友後數傳而至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回回年三十二早卒回之妻宋戴
氏生子歆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無繇爲杞伯從祀
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
年加封杞國公諡文裕追封姜氏杞國夫人諡端獻明嘉
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遷配啓聖祠 國朝因之

先賢曾氏

曾點字子皙

史記作曾
歲字皙

少孔子六歲南武城人曾子之父

也少從事孔子當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獨倚其門而歌
孔子謂之狂後侍坐夫子誘使言志點願偕童冠乘暮春

尋沂水舞雩風浴詠歸之樂夫子與之先儒以爲曾點之
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
上下同流晚年疾時禮教不行欲修明之孔子善焉生子
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卽命往楚受學十餘年卒傳其道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點宿伯從祀孔子宋真宗大
中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曾氏遷
配啓聖祠 國朝因之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

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他日又語之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伯魚于是潛心深思力志于學年三十而髮早白夫子嘗謂之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先儒嘗言二南皆修身齊家之事孔子以是教鯉則其平日于大學之道亦可謂大本克立者矣至於詩禮之訓兩于過庭時傳之非其學古有獲其孰能與于斯乎魯哀公乙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平聲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之甚也伯魚聞

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鯉稱疾不行戊午哀公十有二年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子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 國朝因之

先賢孟孫氏

激公宜孟子之父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娶仇音氏有賢德生孟子三歲而孤挾之以居嘗三遷其舍以教孟子旣而以刀自斷其織日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于是力學受業于子思之門遂成大賢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父孟孫氏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

獻夫人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孫氏配享啓聖祠 國朝因之

先儒周氏 東從祀

周輔成字伯大本姬姓自太王邑于周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于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祖名從遠父智強智強生五子其四名輔成卽茂叔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繼室鄭氏生茂叔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湖廣撫按郭惟賢等本奉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國朝因之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徽之婺源人少有俊才爲文汪洋放恣不見涯涘後取六經子史讀之以求天下理亂興亡之故遂慨然益以行道濟時爲己任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正字時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喬年爲屬辭及鼎再相遂除爲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喬年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乃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因師事羅豫章先生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

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于致知誠意之地自謂褊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以自儆文章行義爲學者師紹興十三年居饒州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老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及沒年四十有七朱子時年甫十四卽稟學於三君子之門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諡獻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國朝因之

先儒程氏 西從祀

程珦字伯溫宋人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曾祖羽贈太子少師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父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世居中山曾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至仁宗朝錄舊臣後以伯溫爲其 **伯溫** 之知龔州時區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迎其神以往至龔伯溫察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晏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伯溫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伯溫

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卽移病歸旋致仕累轉
大中大夫伯溫爲人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
傷其意至于犯義禮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
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
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時官小祿薄克已
爲義人以爲難方伯溫知虔州興國縣事嘗假倅南安軍
周茂叔時爲獄掾不爲守所知伯溫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乃遣二子從游二子便脫然
欲學聖人時年十四五也配壽安縣君侯氏哲宗元祐五
年伯溫年八十五卒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

帛二百官給其葬後追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
祠稱先儒程氏 國朝因之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
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
季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
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
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講論諸
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先從季通質証
焉太常寺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

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言官沈繼祖劉三傑承風連疏詆元晦併及季通寧宗慶元三年季通謫道州聞命不辭家卽就道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衆州縣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嘗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時慶元四年也歸葬于西山之麓侂胄旣誅嘉定三年贈廸功郎諡文節季通于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

者一過目輒解元晦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元晦疏釋四書及爲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季通往復叅訂啓蒙一書則屬季通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元晦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元晦爲之序子淵沉皆紹父之學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別有傳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 國朝因之

國朝禮樂錄卷之九

